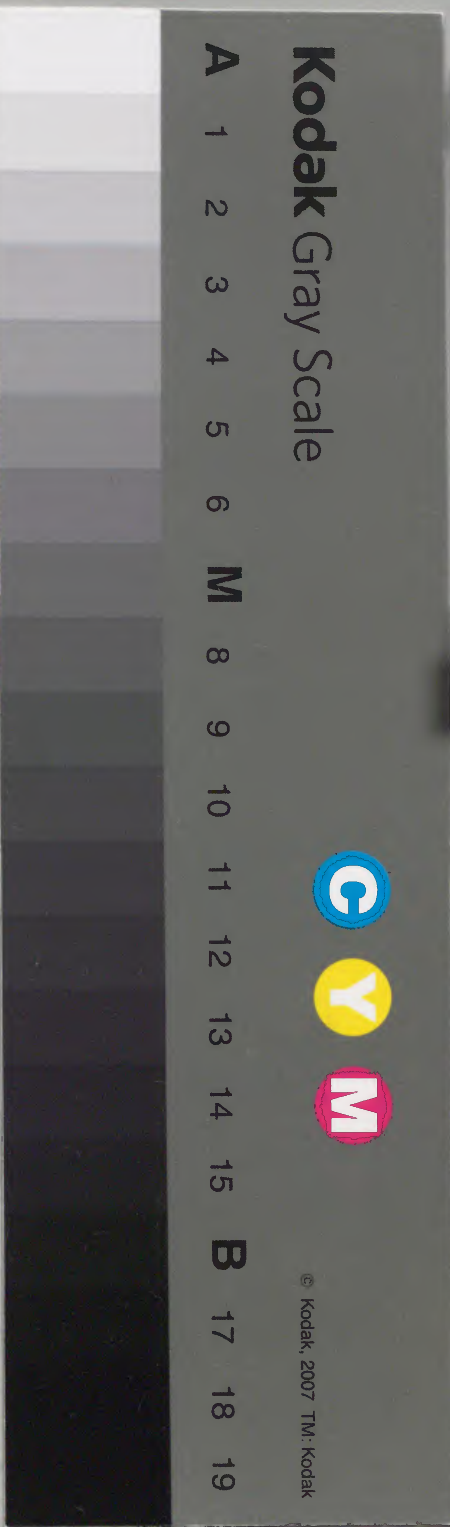


列

漢書門			
九〇三二	四三二	三〇三	三〇
類	號	函	架
冊	冊	冊	冊

内閣文庫			
五〇三二	三〇三	三〇	漢書
類	號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32
冊數	30 (18)
函號	280 2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武列傳第四十

晉書七十

唐太宗文皇帝

漢宗

御撰

應詹

大漢書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
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
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
以資產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
雅物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
曰君子哉若人初辟公府為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為
征東長史倫誅坐免成都王穎辟為掾時驃騎從事

中郎諸葛玫委長沙王又奔鄴盛稱久之非玫浮躁
有才辯臨漳人士無不詣之詹與玫有舊歎曰諸葛
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詭乎卒不見之玫聞甚愧鎮南
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
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
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為荊州假詹督南平
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
赴援澄使詹為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
然竟不能從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
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明

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
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
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
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
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破於
長沙賊中金寶濫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
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
事賜爵潁陽鄉侯陳人王冲擁眾荊州素服詹名迎
為刺史詹以冲等無賴棄還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
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

攀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
曰先王設官使君有常尊臣有定卑上無苟且之志
下無覬覦之心下至亡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細紀
廢絕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
享世殆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
正憲則先舉盛德元功以為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
唐虞矣又曰性相近習相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
正始之間蔚為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
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
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
軌物也宜脩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
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元帝雅重其
才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將軍
劉隗出鎮以詹為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詹
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詠無所標明及敦作逆
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下宜奮赫斯之
威臣等當得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無戰如
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為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
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
軍趙胤等擊敗之斬賊率杜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

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千匹上疏讓曰
 臣聞開國承家光啓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臣
 雖忝當一隊策無微略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親
 密輒與被練列勤司勳乞迴謬恩聽其所守不許遷
 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詹將
 行上疏曰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
 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頽
 陵清直之風既澆糴糝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
 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
 存舉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

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
 宜隨其能不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
 官無廢職之吝昔異缺有功晉臣蒙先茅之賞子玉
 敗軍子文受薦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
 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
 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
 散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
 苟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脩
 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人懲
 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

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
在職實勞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
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非也今宜峻左降舊制
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
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
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
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
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
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
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略而寂然未

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群望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磨
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疾篤與陶侃書
曰每憶密計自沔入湘頡頏繾綣齊好斷金子南我
東忽然一紀其間事故何所不有足下建功嶠南旋
鎮舊楚吾承乏幸會來忝此州圖與足下進共竭節
本朝報恩幼主退以申尋平生纏綿舊好豈悟時不
我與長即幽冥永言莫從能不愧悵今神州未夷四
方多難足下年德並隆功名俱盛宜務建洪範雖休
勿休至公至平至謙至順即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人
之將死其言也善足下察吾此誠以咸和六年卒時

年五十三冊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祠以太牢子玄嗣位至散騎侍郎玄弟誕有器幹歷六郡太守龍驤將軍追贈冀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飢疫並盡客遊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共苦情若弟兄遂隨從積年為營佐儷置居宅并薦之於元帝曰自遭喪亂人士易操至乃任運固窮耿介守節者尠矣伏見議郎韋泓年三十八字元量執心清冲才識備濟躬耕隴畝不煩人役靜默居常不豫政事昔年流移來在詹境經寇喪資一身特立短褐不掩形菜蔬不充朝而抗志彌厲不遊非類顏回稱不改其樂泓有其分明公輔亮皇室恢維宇宙四門開闢英彥見藻收春花於京輦採秋實於巖藪而泓抱璞荆山未剖和璧若蒙銓名付以列曹必能協隆鼎味緝熙庶績者也帝即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甘卓

甘卓字季忠丹揚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為吳將祖述仕吳為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守郡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為吳王常侍討

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為參軍出補離
狐令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前至歷陽與陳敏相
遇敏甚悅共圖縱橫之計遂為其子景娶卓女共相
結託會周玘唱義密使錢廣攻敏弟昶敏遣卓討廣
頓朱雀橋南會廣殺昶玘告丹楊太守顧榮共邀說
卓卓素敬服榮且以昶死懷懼良久乃從之遂詐疾
迎女斷橋收船南岸共滅敏傳首于京都元帝初渡
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其後討周馥
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
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將軍如故復進爵于湖

策

策

侯中興初以邊寇未靜學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
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_而答問損益當須博通
古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_以堪其舉臣所忝州往
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策試之
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朝議不
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養_在陽谷儉為秀才儉辭
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
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耻其州少士乃表求
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
于時南土凋荒_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

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及耻銜耀取遠遂歸終
身不仕卒於家卓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督沔
北諸軍鎮襄陽卓外柔內密為政簡惠善於綏撫估
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貢稅卓不收
其利皆給貧民西土稱為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
臣乃偽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叅軍
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與吾
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
汝凶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
不能決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

陳敏之亂吾亦先從汝以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
吾情本不尔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尔誰能
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
逆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
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夫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
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况受任方
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
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
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
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叅軍李梁說卓曰昔隗臨亂隴

重

嘗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在此將軍
有當石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
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
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
爲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躡斷隴右竇融
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待文服天子從容願
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而入朝
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
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大臣之
殺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
軍平隗還武昌增石城之守絕荆湘之粟將軍安
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
未決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
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疆我弱
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
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旣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
也此府精銳戰勝之兵也擁疆衆藉威名杖節而行
豈王舍所能御哉逝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
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旣定據其軍實鎮
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

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為變遣參軍樂道融若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襲之語在融傳卓既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叅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期叅軍鄧騫虞冲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為歲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

皆奔散詔書遷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

州諸軍事荊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懷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參軍邛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尔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敗績敦求臺駙虞幡駐卓卓聞周顛戴若思遇害流涕謂邛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為先不悟忽有蕭牆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

司禮監各升
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
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
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越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
將軍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為敗軍將恐將軍之下
亦各便求西還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
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寬和忽便疆塞徑還襄陽意氣
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
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
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
卓轉更狼悞聞諫輒怒方散兵使大佃而不為備功
曹梁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憲等密承敦意知卓
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
于寢傳首于敦四子散騎郎蕃等皆被害太寧中追
贈驃騎將軍謚曰敬

鄧騫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為鄉鄰所重常推誠
行已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為主
簿使說甘卓卓留為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
反承為魏人所敗以靈惺兄弟為承黨又盡誅之而
求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

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爲罪乃徃詣
又又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騫有節操
忠信無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
之以爲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卞壺

從父况敦

卞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也祖統琅邪內史父粹以
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
仁無雙玄仁粹字也弟裒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
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爲
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
超拜右丞封成國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
以華壻免官齊王囧輔政爲侍中中書令進爵爲公
及長沙王又專權粹立朝正色又忌而害之初粹如
廁見物若兩眼俄而難作壺弱冠有名譽司充二州
齊王囧辟皆不就遇家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
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爲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
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盾盾以壺行廣陵相元
帝鎮建鄴召爲從事中郎委以選舉甚見親杖出爲
明帝東中郎長史進繼母憂既葬起復舊職累辭不
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壺牋自陳曰壺天性狷狹不能

和俗退以情事欲畢志家門亡父往為中書令時壺
家大例望門見辟信其所執得不祇就門戶遇禍迸
竄易名得存視息私志有素加嬰極難流寄蘭陵為
苟晞所召恐見逼迫依下邳裴盾又見假授思暫之
郡規得托身尋蒙見召為從事中郎豈曰貪榮直欲
自致規暫恭命行當乞退屬華軼之難不敢自陳軼
既梟懸壺亦嬰病具自歸聞未蒙恕遣世子北征選
寵顯望復以無施忝充元佐榮則榮矣實非素懷願
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聞西臺召壺為尚書郎實欲
用比以辟督路未及陳誠奄丁窮罰壺年九歲為先
母弟表所見孤背十二始求立母張所見覆育壺以陋
賤不能榮親家產屢空老食道多闕存無歡娛終不備
禮拊心永恨五內抽割於公無效如彼私情艱苦如
此實無情頽昧冒榮准忘廢壺一人江北便有傾危
之慮壺居事之日功績以隆者誠不得私其身今東
中郎岐嶷自然神明曰茂軍曰馬諸參佐並以明德
宣力王事壺之去留曾無損益賀循謝端顧景丁琛
傅晞等皆荷恩命高枕家門壺委質二府漸舟五載
考效則不能已彰論心則頻累恭順奈何哀孤之日
不見懇恕於帝以其辭苦不棄其志照闕為世子師

壹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
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
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拜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
屏跡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
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
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
是制出母齊衰甚壺奏曰就如式父臨終許諾必也
正名依禮為無所據若夫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
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謀
禮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為相要以非禮則存亡無所
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
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
妾媵猶正以禮况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為
既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為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為
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
日而式以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
沒無所託也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家若
式父亡後母尋沒於式家必不以為出母明矣許諾
之命一耳以為母於同居之時至沒前子之門而不
以為母此為制離絕於二居裁出否於意斷離絕之

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
求去求絕非禮於後家也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
去還不可還則為無寄身之人也式必內盡匡諫外極
防閑不絕明矣何至守不移於至親略情禮於假繼
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為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
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繼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
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入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
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
任案侍中司徒臨穎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舍
谷建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燁准
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顯執邦論朝野取信曾不能
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為不忠其任請以見事免
組燁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
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壺遷吏部尚書王含之
難加中軍將軍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
軍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
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即位群臣
進壺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
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
導聞之乃興疾而三皇太后臨朝壺與庾亮對直省

中共參機要時任南陽樂謨為郡中正賴川庾怡為
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壺奏曰人無非父而生
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
其子此為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
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
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
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群心則戰戍
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之意則
人皆不為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為
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
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為誤以名父子可以虛
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
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為永
制朝議以為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稱
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壺奏以導虧法從私
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
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壺斷裁切直不畏彊
禦皆此類也言一幹言當官以褒貶為已任勤於吏事
欲軌正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
故為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異明帝深器之於諸

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素，常如含
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
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
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
於此。欲奏推之，王道廣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
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母幸其宅，嘗拜導婦
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篤病
耳，若卜望之，之巖巖才玄亮之穴，必察戴若思之峰，岨
當敢爾邪？壺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婚，詔特賜錢
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面創，悉之解職，拜光祿大夫，
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狼子野
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
年為惡，滋蔓不可復制。此是晁錯勸漢景帝，早削七
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壺固爭，謂亮曰：峻擁彊
兵多，歲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
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壺知必敗，與
平南將軍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懷此於邑。溫生
足下，柰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
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群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
桓桓，交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

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為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內俱諫必當相從今內外戒嚴四方有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壺司馬任台勸壺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壺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壺復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餘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壺率郭默趙胤茅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壺惟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示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創猶未合方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珍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壺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郎弘訥議以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下令意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勲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尚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三之極行也衆遂奏實三朝盡

卷七

三

規美亮遺世險難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
任擁衛至尊則有保衛之思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
節賊峻造逆戮力致討身當矢旌誓對賊鋒父子并
命可謂破家為國守死勤事者許男疾終猶蒙二帝
之贈况壹伏節國難者乎夫官疑從重况在不疑可
謂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
改贈壹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
以大牢贈世子珍散騎侍郎珍弟耽奉車都尉珍母
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
徵士崔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
萃于一門耶子誕嗣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壹下詔曰
壹立朝忠恪喪身兇寇所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
贍以為慨然可給實口廩其後盜發壹墓尸僵鬚髮
蒼白面如生兩手卷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
十萬以脩塋兆壹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耽
尚書郎

敦字仲仁父俊清真有檢識以名理著稱其鄉人欲
誹恃才陵傲俊兄弟俊等亦以門盛輕誹相視如讎
誹以楊駿故吏被繫俊將為尚書郎按其獄誹懼不
免俊平心斷決正之誹卒以免而猶不悛後為左丞

城一作澤

復奏陷下民俊歷位汝南相廷尉卿敦弱寇仕州郡
辟司空府稍遷太子舍人尚書郎朝士多稱之東海
王越聞名以為主簿王弥逼洛敦及胡毋輔之勸越
擊圭弥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敦庭爭苦至眾咸壯
之出補汝南內史元帝之為鎮東請為軍諮祭酒不
就征南將軍山簡以為司馬尋而王如杜曾相繼為
亂簡乃使敦監沔北七郡軍事振威將軍領江夏相
戍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既而杜弢寇湘中加敦征
討大都督伐弢有功賜爵安陵亭侯鎮東大將軍王
敦請為軍司中興建拜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
泗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
將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
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
多為所陷竟以畏慙貶秩三等為鷹揚將軍徵拜大
司農王敦表為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之討
王敦也以為鎮南將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封
益陽侯徙光祿勳出為都督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假
節尋進征南將軍固辭不拜蘇峻反溫嶠庾亮移檄
征鎮同赴京師敦擁兵不下又不給軍糧唯遣督護
荀璜領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時朝野莫不怪歎獨陶

侃亦切齒忿之峻平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無
大臣之節請檻車收付廷尉丞相王導以喪亂之後
宜加寬宥轉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之職徵為光
祿大夫領少府敦既不討蘇峻常懷愧耻名論自此
虧矣尋以憂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子滔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
七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因家焉父和為琅邪國上
軍將軍超少有志尚為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
以忠謹青真為元帝所友巨見時在古家從度工傳

子孫

安東府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為舍人于時天下
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
相類乃絕不與人文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
是漸得親密以左去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
戶轉行參軍中興建為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
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弥
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擔石之儲每
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
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
為百姓所懷常年賦稅王者常自四出詰評百姓家

貨至超但作大函特別付之山以各自書家產授函中
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授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入為
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其屬王敦稱兵詔超復
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案兵直衛帝
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
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
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項絕色牛市不可得
啓買官外廐牛詔便以賜之出為義興太守未幾徵
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禮后
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

統其衆以宿衛號為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素
服不離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感路人及
蘇峻謀逆超代趙胤為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
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
盡以妻孥入慶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為右衛
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崩軍衛禮章闕超躬率將士
奉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沈陷超與
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
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
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

嘉祥九年補刊

三引專四十一

二十一

訥

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續綬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為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謚曰忠超。天性謙慎，歷事三帝，恒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諂故士人皆安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邳內史。子享亦清慎，為散騎郎。

鍾雅

鍾雅字彥胄，潁川長社人也。父華，公府掾，早終。雅少孤，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為佐著作郎，毋憂去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為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東渡，元帝以為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內史。振威將軍項之徵拜散騎侍郎，轉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在京都府君為玄孫，而今

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
弟從祖父也景皇帝自以功德為世宗不以伯祖而
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已下
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
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大
將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錢鳳作逆加
廣武將軍率眾屯青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為鳳起兵
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
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暮而尚書梅
陶私奏女妓雅劾奏曰臣聞放勛之殂八音遏密雖
在凡庶猶能三載自茲以來歷代所同肅祖明皇帝
崩背萬國當暮來月聖主縞素泣血臨朝百僚慘愴
動無歡容陶無大臣忠慕之節家庭侈靡聲妓紛葩
絲竹之音流聞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憲請下司徒
論正請議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僚皆
憚之北中郎將劉暹卒選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
雅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統騎將軍蘇峻之難詔
雅為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
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
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

亮直必不容於寇讎，可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適適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亮臨去，頌讚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趨流涕步從。明年並為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祿勳。其後以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史臣曰：應詹行業聿脩，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謀屢陳，出無蕃條，則惠政斯洽。甘卓伐暴，寧亂庸績，克

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又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既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醜，疑山不斷，自取誅夷。卜壺東帶立朝，以匡正為己任，褰裳衣衛主，蹈忠義以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其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厲巨猾滔天，幼君危逼，乃崎嶇寇難，契闊艱虞，匪石為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弥恭荀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曾何足云。

贊曰：卓臨南服，詹莅西州，政刑克舉，威惠兼脩，應嗟運促，甘斃疑留，望之徇義，處死為易，惟子惟臣，名節

斯寄鍾劉入仕忠貞攸履竭其股肱繼之以死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列傳第四十一

晉書七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孫惠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音曾孫也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穎薦惠為大將軍叅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穎將征

嘉靖十年補刊

晉書卷七十一

長沙王又以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
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
之時惠又擅殺潁牙門將梁雋懼罪因改姓名以遁
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
以書干越曰天禍晉國遘茲厄運歷觀危亡其萌有
漸枝葉先零根株乃斃伏惟明公咨叡哲之才應神
武之略承衰亂之餘當傾險之運側身昏讒之俗躡
蹄凶諂之間執夷正立則取疾姦佞抱忠懷直則見
害賊臣餽糟非聖性所堪苟免非英雄之節是以感
激於世發憤忘身抗辭金門則謬誤之言顯大異皇
家則匡主之功著事雖未集大命有在夫以漢祖之
賢猶有彭城之恥魏武之能亦有濮陽之失孟明三
退終於致果句踐喪衆期於擒吳今明公名著天下
聲振九域公族歸美萬國宗賢加以四王齊聖仁明
篤交急難之感同獎王室股肱爪牙足相維持皇穹
無親惟德是輔惡盈福謙鬼神所讚以明公遠存亡
之符察成敗之變審所履之運思天人之功武視東
夏之藩龍躍海嶼之野西諮河間南結征鎮東命勁
吳銳卒之富北有幽并率義之旅宣喻青徐啓示羣
王旁收雄俊廣延秀傑糾合攜貳明其賞信仰惟天

交一作友

武一作虎

子蒙塵鄴宮外矯詔命擅誅無辜豺狼篡噬其事無
遠夫心火傾移喪亂可必太白橫流兵家攸杖歲鎮
所去天厭其德玄象著明謫譴彰見違天不祥奉時
必剋明公思安危人神之應慮禍敗前後之徵弘勞
謙日昊之德躬吐握求賢之義傾府竭庫以振貧乏
將有濟世之才涓濱之士含竒謨於朱脣握神策於
玉掌逍遙川嶽之上以俟真人之求目想不世之佐
耳聽非常之輔舉而任之則元勳建矣祕之不天值
此衰運竊慕墨翟申包之誠跋涉荆棘重爾而至擲
風沐雨來承禍難思以管亢毗佐大猷道險時吝未
敢自顯伏在川泥繫情宸極謹先白箋以啓天慮若
猶沉吟際會徘徊二端傲倖在險請從恕宥之例明
公今旋軫臣子之邦宛轉名義之國指麾則五嶽可
傾呼噏則江湖可竭況履順討逆執正伐邪是烏獲
摧冰賁育拉朽猛獸吞狐泰山壓卵因風燎原未足
方也今時至運集天與神助復不能鵲起於慶命之
會拔劍於時哉之機恐流濫之禍不在一人自先帝
公王海內名士近者死亡皆如虫豸獸尸元曳於冀壤
形骸捐於溝澗非其口無忠貞之辭心無義正之節
皆希目下之小生而或終焉之大死凡人知友猶有

列頸之報朝廷之內而無死命之臣非獨祕之所恥
惜乎晉世之無人久矣今天下膏塢四海注目社稷
危而復安宗廟替而復紹惟明公兄弟能弘濟皇猷
國之存亡在斯舉矣祕之以不才之姿而值危亂之
運竭其狗馬之節加之忠貞之心左屬平亂之韃右
握滅逆之矢控馬鵠立計日俟命時難獲而易失機
速變而成禍介如石馬實無終日自求多福惟君裁
之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
軍專掌文疏豫然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
南司空從事中郎越殊周穆等夜已參軍王真造表

真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嘆曰孫中郎在表
久就矣越遷太傅以直為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
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除祕書
監不拜轉彭城內史廣陵相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
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周馥於
壽陽惠乃率眾應卓馘敗走廬江何銳為安豐太守
惠權留郡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既非南朝
所授常慮讒間因此大懼遂攻殺銳奔入蠻中尋病
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弔賻

熊遠

列一作引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為石崇蒼頭而
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
還鄉里遠有志尚縣召為功曹不起強與衣幘扶之
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為文學掾遠曰辭六不
辭小也固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守討氐羌遠
遂不行送至隴右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靜辟為功曹
及靜去職遠送至會稽以歸州辟主簿別駕舉秀才
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寧遠護軍元帝作相
列為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曰園陵
既不親行承傳言之者未可為定且園陵構一而直
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
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脩復
園陵討除逆類昔宋殺無異莊王奮袂而起衣冠相
迫於道軍成宋城之下况此酷辱之大恥臣子奔馳
之日夫脩園陵至孝也討逆叛至順也救社稷至義
也卹遺黎至仁也若脩此四道則天下響應無思不
服矣昔項羽殺義帝以為罪漢祖哭之以為義劉項
存亡在此一舉羣賊豺狼弱於往日惡逆之甚重於
丘山大晉受命未改於上地屢謳吟德思於下今順
天下之心命貔貅之士鳴檄前驅大軍後至威風赫

良

然聲振胡野則上副西土義士之情下允海內延頸
之望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時江東草創農桑弛
廢遠建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
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以勸農功
詩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脩遊
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時議美之建興初正旦
將作樂遠諫曰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云
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梓宮未反豺狼當塗
人神同忿公明德慈親社稷是賴今杜弢蟻聚湘川
比歲正行百姓疲弊故使義衆奉迎未舉履端元日
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
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昔齊桓貫澤之會有憂中國
之心不召而至者數國及葵丘自矜叛者九國人心
所歸惟道與義將紹皇綱於既往恢霸業於來今表
道德之軌闡忠孝之儀明仁義之統弘禮樂之本使
四方之士退懷嘉則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懼
違雲韶雅頌之美非納軌物有塵大教謂宜設饌以
賜羣下而已元帝納之轉丞相參軍是時琅琊國侍
郎王鑒勸帝親征杜弢遠又上疏曰皇綱失統中夏
多故聖主肇祚遠奉西都梓宮外次未反園陵逆寇

遊魂國賊未夷明公憂勞乃心王室伏讀聖教又懷
慷慨杜殺小豎寇抄湘川比年征討經載不夷昔高
宗伐鬼方三年乃剋用兵之難非獨在今伏以古今
之霸王遭時艱難亦有親征以隆大勳亦有遣將以
平小寇今公親征文武將吏度支籌量舟輿器械所
出若足用者然後可征愚謂宜如前遣五千人徑與
水軍進征既可得速必不後時昔齊用穰苴燕晉退
軍秦用王翦剋平南荆必使督護得才即賊不足慮
也會彊已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
丞散騎常侍帝每歎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苟
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
及中興建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
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為秦漢因赦賜
爵非長制也今按投刺者不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
訂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為普無偏頗之失可以
息檢覈之煩塞巧偽之端帝不從轉御史中丞時尚
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綝將入直遇協於
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不迴協令感儀牽掣
綝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遂奏免協官時冬雷電且
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止疏曰被庚午詔書以

震震暴雨非時深自剋責雖禹湯罪己未足以喻
臣聞於天道竊以人事論之陛下節儉敦朴愷悌流
三而王化未興者皆羣公卿士不能夙夜在公以益
大化素餐負乘糶穢明時之責也今逆賊猾夏暴虐
滋甚二帝幽殞梓宮未反四海延頸莫不東望而未
能遣軍北討讎賊未報此一失也昔齊侯既敗七年
不飲酒食肉況此恥尤大臣子之責宜在枕戈爲王
前驅若此志未果者當上下克儉恤人養士徹樂減
膳惟修戎事陛下憂勞於上而羣官未同戚容於下
每有會同務在調戲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選官用人
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鄉舉道廢請託交行
有德而無力者退脩望而有功者進稱職以違俗見
譏虛資以從容見貴是故公正道虧私塗日開疆弱
相陵寃枉不理今當官者以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
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
雅此三失也世所謂三失者公法加其身私議貶其
非轉見排逐陸沉泥滓時所謂三善者王法所不加
清論美其賢漸相登進仕不輟官攀龍附鳳翱翔雲
霄遂使世人削方爲圓撓直爲曲豈待顧道德之清
塗踐仁義之區域乎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皆此

之由不明其黜陟以審能否此則俗未可得而變也
今朝廷羣司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不復論才之曲
直言之得失也時有言者或不見用是以朝少辯爭
之臣士有祿仕之志焉鄭翼上書武帝擢爲屯留令
又置諫官所以容受直言誘進將來故人得自盡言
無隱諱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車服以庸舜猶歷試諸難而今先祿不試甚
違古義亂之所由也求才急於踈賤用刑先於親貴
然後令行禁止野無遺滯堯取舜於仄陋舜拔賢於
巖穴姬公不由繩於天倫叔向不虧法於孔懷今朝
廷法吏多出於寒賤是以章書日奏而不足以懲物

官人選才而不足以濟事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
於丘園若此道不改雖并官省職無救弊亂也能哲
而惠何憂乎驩堯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
壬此官得其人之益也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時
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遠將軍距而不受不輸
軍資於充保境安不爲務敦至石頭諷朝廷徵還乃
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爲長
史數月病卒遠弟縉名亞於遠爲王敦主簿終於鄱
陽太守縉子鳴鶴位至武昌太守

三鑿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卿守丞鑿少以文筆
 著稱初為元帝琅琊國侍郎時江湘流弊
 三敷不能制朝廷深以為憂鑿上疏勸帝征之曰天
 福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
 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匡合之
 望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
 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
 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
 兼軍一舉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

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歛搜奪周而復始卒散
 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墜懼
 雲旗反旆元戎凱入去在旦夕也昔燕旅未暮而申
 侯懼其老况暴甲三年骨生蟻蝨而可不深慮者
 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戢人不
 堪命三江受敵彭蠡被劫是賊踰我垣牆之內闕我
 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鑿之所甚
 懼也去年己未累喪偏將軍師屢失迭死之寇兵散
 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偏裨懼未足成功也愚謂
 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

羸之士其盛可待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為陶侃之重
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
害之地勤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卒而守之六
軍既贍戰士思奮死乃黃鵠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
信開以生塗杜殺之頸同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
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鑿謂轄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
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
骨矣然守不可虛鑿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
小賊方斃不足動千乘之重鑿見王彌之初亦小寇
也官軍不重其威伐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

狼虎一作

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
可長况虎兕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
勇征伐之後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
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
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騫四方
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
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鑿旂無野次之後
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鑿未見其易也魏武
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旌廬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
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

蒙嶮不以爲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僞祖親沂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卧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亦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著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鑿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在濟矣。旣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誦旗，黃

農桑之務，豈弟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正，或當

兵強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往而不濟

聖

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主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即命中外戒嚴，將自征。玳會玳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鑒弟濤及弟子戴，並有才筆。濤字茂略，歷著作郎，無錫令。戴字庭堅，亦爲著作，並早卒。

陳頽

陳頽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頽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仕為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為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為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按沛王韜韜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為刺史韜因河間王顥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頽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知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

聽宜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為中正荅曰詩稱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真以為汝穎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頽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遷尚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元康中舉孝廉而州將留之頽薦同縣焦保曰保出自寒素稟質清沖若得參嘉命必能光

贊大猷允清朝望使黃憲之徒不乏於豫土令顧庶
免臧文之責州乃辟保齊王固起義州遣顧將兵赴
之拜駙馬都尉遭賊避難于江西歷陽內史朱彥引
為參軍鎮東從事中郎袁琇薦顧於元帝遷鎮東行
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顧與王道書曰中華所以傾弊
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
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
波扇乃至凌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
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夫欲制遠
先由近始故出其言蓋以千里應之今宜改張明賞信

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
興可冀耳建興初制版補錄事參軍參佐掾屬多設
解故以避事任顧議諸僚屬乘昔西臺養望餘弊小
心恭肅更以為俗偃蹇倨慢以為優雅至今朝士縱
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
而焚燎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
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初趙
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制已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
依用顧意謂不宜以為常式駁之曰聖王懸爵賞功
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寶不可妄

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篡逆
手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無戴三王建議席卷四海
合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己亥義格以權濟難
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
猥遭人爲侯或加兵伍或出阜僕金紫佩士卒之身
符策委庸隸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
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願以孤寒
數有奏議朝士多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
徵父之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
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
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勳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

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將率者言問核試盡其
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
二三日禪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爲秦相豈藉
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雋抑華
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後拜天門太守殊俗安
之選腹心之吏爲荊州參軍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
恒得宿弊陶侃征還所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爲能表
爲梁州刺史綏懷荒歉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
妬說願年老耳聾侃召願還以西陽太守蔣異代之

年六十九卒

高嵩

高嵩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惺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

三值歲饑惺菜蔬不厭食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

愛稱寓居江州刺史蓋干軼辟為西曹書佐及軼敗惺

藏匿軼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為參軍

遂歷顯位至丹楊尹元祿大夫封建昌伯崧少好學

善史書總角時司空何門充稱其明惠充為揚州引崧

為主簿益相欽重轉西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

士父艱去職初里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

廷尉訟寃遂傳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

下詔曰惺備位大臣遭此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

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即由是見稱拜中書郎再遷黃

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為撫軍司馬時桓温擅威率

眾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崧曰宜致書喻以禍福

自當反旆如其不耳通以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若

有異計請先擊鼓便於坐為簡文書草曰寇難宜平

時會宜接此實為國志也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

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眾要當以資實為本運轉之

爾

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不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嗜
想足下亦少聞之苟留心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
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
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
所以內愧于心外慙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
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
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
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温得書還鎮崧累
遷侍中是時謝萬爲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方卧
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爲政萬粗
陳其意崧便爲叙刑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呼崧
小字曰阿鄴故有才具邪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
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
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常侍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
王耀奇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旅炎運載昌稱狩之師
金行不競豈遭時之會斯寒將謀國之道未通迷於
委質之自闇於所修之慮本既顛矣何以能終能遠
于鑒有毗濟之道比之大厦其榱桷之佐乎崧之詆
温頽之距結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穎之論採郭嘉

之風肯挹朱育之餘波故桓温輟許攸之謀解結欽
王朗之跡緝之疇典用此道與

贊曰臨湘遊藝才識英發詭名遠穎陳書于越孝文
忠謇嘉言斯踐茂高器鑒彫章尤善侯爵崧傳高明
顯顯

列傳第四十二

晉書七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尚書都令史時尚
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駁正之以公方著稱終於建
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為
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曆有郭公者客
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
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
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

正德十年

晉書七十二

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
投策而嘆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
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遊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
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
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
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
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
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持歸。
此物見馬死，便嗷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
常。不復見。向物固竒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
孟康，被丞相召為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
無心南渡。璞為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裝去之，愛
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苴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
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
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
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陰令人賤買
此婢，復為符投于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
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
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為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
色，卑脚，脚類象，曾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

靈

同禮監谷刊

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為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為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却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卒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

無錫縣歛有菜菜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柏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其言。數日果震。柏樹粉碎。時元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

三百七

成功上有勅銘應在人象并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
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
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
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獄命餘字時人
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心與
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晉陵
棧鍾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
夫鐸發其響鍾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
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為世所
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為著作佐郎于時
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

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
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
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
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為廢水
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陰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
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為刑獄啟繁
理者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
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精者也
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守自壞
其所以為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

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為金家涉火之
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徃建興四年十
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溥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
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怪
邪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
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
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
狂狡蠱戾之妖以益陛下盱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
經尚書有五事供禦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
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

惟雖不鳴鼎武丁不為宗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傲
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
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
為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
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
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
陛下貞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
光於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
順時殆不尚此然陛下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聞雖
躬綜萬機勞逾日昊玄澤未加於羣生蒼教未被乎

厚

宇宙臣主未寧於上，懸細未輯於下。鴻鴈之詠不興，康衢之歌不作者，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略未定，而執物之迹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覲覲生。官方不審，則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惟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導蓋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為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為而為之，不宰以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

不為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為塵露之益，若不足採，所以廣聽納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臣言。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并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為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昧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良久方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

日一作月

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所致也詐去微
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皇天留情陛下
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在歲始日有咎
譴曾未數旬大旨再見日月告衆見懼詩人無曰天
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返次光武寧亂呼淹
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
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恭承靈譴敬
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
下所以弭息羣謗臣聞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赦不宜
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爲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事之善

哲

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災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大信之要誠非微
臣所得干豫今聖朝明哲思弘謀猷方闢四門以亮
采訪輿誦於羣小况臣蒙珥筆朝末而可不竭誠盡
規哉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
東宮與温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
埒於嶠亮論者羨之然性輕易不脩威儀嗜酒好色
時或過度著作郎于寶常誠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
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
之爲患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

昇乃著客傲其辭曰客傲郭生曰玉以兼城為賓士
以知名為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虛鮮今定下既以
拔文秀於叢會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
澗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臯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
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為諧隱退不為放言無
沉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先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
連山尚何名乎夫攀驪龍之鬣撫翠禽之毛者而不
得絕霞肆跨天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
鷦鷯不可與論雲習其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祛子
之感訊以未悟其可乎乃者地維中絕軋光墜采星

連朝頡頏於海淮龍德時乘焉才雲駭藹若鄧林之

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
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
英南陽之豪昆吾拔鋒驪驪軒髦祀梓競敷蘭莢爭
翹嚶聲冠於伐木接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
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柱不給安事錯新乎且夫窟泉
之潛不思雲翬熙冰之采不羨旭晞混光耀於埃藹
者亦曷願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於九五淪
湧懸乎龍潭蚓蟻以不才陸槁蟬蛻以騰鶩暴鱗連
城之寶藏於禍裏三秀雖豔縻于麗采香惡乎芬賈

全

蝶

陸

光一
作先

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駢支離其神蕭悴其
 形形廢則神王跡麤而名生體全者為犧至獨者不
 孤微俗者不得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
 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
 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
 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意得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
 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涓不壯秋豪不小
 太山蚊蚋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
 開兩儀之跡一沖一溢懸象之節渙沍期於寒暑凋
 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照下秀龍豹之委頽發良之長軍
 玄陸之短景故臯壤為悲欣之府胡蝶為化物之器
 矣夫欣黎黃之音者不覃蟪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
 必闕帶索之歡絳躡而詠採薺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
 以外物不能得意於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
 樂天者乎若乃莊周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
 嚴平澄漠於塵肆梅真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
 跡焦光混沌而槁朽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
 倏忽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寂然玩此負策與智骨
 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有道之君未嘗不以危
 自持亂世之主未嘗不以安自居故存而不忘亡者

聖

卷之四十五

七

三代之所以興也亡而自以為存者三季之所以廢也。是以古之令主開納忠諫以弼其違，標顯切直用攻其失。至乃聞一善則拜見規，誠則懼何者？蓋不私其身，處天下以至公也。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勲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太明，刑教太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啓事以囹圄充斥，陰陽不和，堆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飈蠱矣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蝕，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為用無年，適聞吳興後欲有構妄，有微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苛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惑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慮。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情怨則水涌溢。今氣積則下伐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國靈基，黔首顛顛，實望惠潤。又歲涉千位，全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籌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勅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寒人望。兆幸甚，禎祥

西
晉書卷之三十一

必察矣。臣今所陳輒而省之。或夫久聖旨久而尋之。終亮臣誠。若所啓上合。願陛下勿以臣身廢臣之言。臣言無隱而陛下納之。適所以顯君明臣直之義耳。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關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于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覽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性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况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肆之堂。密邇殿省之側。塵點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褻近紫闈。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青者。則當克已禱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承。變化萬端。亦是狐狸。罔題憑。凌作憑。願陛下採臣愚衷。特遣谷出。臣以人。之。不。得。史。任。志。直。筆。性。義。是。規。其。元。帝。崩。谷。因。

一作假

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嘗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頻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共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卽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多不載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

邪荅曰能致天子問耳帝其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閭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温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爲舉事有姓

必有成也於

是勸討敦
初璞每言
殺我者山
宗至是果

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巫璞曰無成敦固
疑璞之勸矯亮又問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
何荅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
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
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
璞曰必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後云此樹應有大鵲
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
密葉蔽之初璞中興初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其姓
名因以得福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
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及王

敦平追贈弘農太守初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
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
帝即位將改元為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
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
改元為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
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令筮其後嗣卦
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
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為廣州刺史妾房
內忽有一新生白狗十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
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

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
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庚氏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
而爲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如此類也璞
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
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別爲音義圖
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
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
子騫字至臨賀太守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大嶠廬父弟吳

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
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
翫不知棊局幾道擣菹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
門却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
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
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
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
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
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
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

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為義軍
 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
 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
 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
 乃叅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
 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為
 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
 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叅軍于寶深相親友
 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
 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句漏

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

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

乃止羅浮山煉丹嶽表補東宮太守又辭不就嶽乃

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叅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

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
 奮翅則能陵厲玄霄剪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

於鷦鷯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

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

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

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磧之

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樵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

尋

蹤近才所以躋礙也。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勢，秦
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
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筚有藻梲之樂也。故權
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
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
能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
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爲，倉卒
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
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
示一隅。冀悱憤之行，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閤塞

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
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真
正。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
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
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
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
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
言方技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
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
馬，又精辯玄曠，祈理入微。後忽與嶽䟽云：當遠行尋

師剋期便發嶽得䟽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朔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純篤志綿緗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竒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脩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官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

大塊流形玄天賦命七口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顏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遑遑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竒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贊曰景純通秀夙振宏材沉研鳥冊洞曉龜枝匪寧國譽坐致身災稚川優洽貧而樂道載範斯文永

洪藻

傳第四十二

晉書七十二

列傳第四十三

晉書七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庾亮

子彬弟繹

羲冰

條

翼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亮美
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
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
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為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自
守時人皆憚其方儼莫敢造之元帝為鎮東時聞其
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
由是聘亮妹為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叅軍

三十一

晉書四十三

盡

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參丞相軍事堂書記中興
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
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
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
甚納焉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
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
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因表為中領軍明
帝即位以為中書監亮上書讓曰臣凡庸固陋少無
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
爰容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徼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
龍興垂異常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
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煩省闈出總六
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祿
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
一日謗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
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庶
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于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
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
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
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

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
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
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
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
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
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日。事
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由
姻。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
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閨。之。內。矣。此。皆。往
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
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
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膺。外。總。兵。權。以。此
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
其。愚。款。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
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
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
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
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慳。慳。屢。陳。丹。款。而。微。誠。淺
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
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

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
憂懼以疾去官後代王導為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
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
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
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
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
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秉將有異謀
亮直入卧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秉與宗
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
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
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
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眾亮任法裁物頗以此
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
例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
嶠為江州以廣聲援脩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
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秉宗帝室近屬秉國族
元老又先帝保傳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琊人下
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元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
闡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
為禍亂徵為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

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温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距之不能制峻乘勝至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該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攜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温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便談宴終日亮敢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荅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亂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

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鯁噎詔羣臣與亮俱升御坐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曰臣凡鄙小人不經世階緣戚屬累忝非服叨竊彌重謗議彌興皇家多難未敢告退遂隨牒展轉便煩顯任先帝不豫臣叅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夫之交猶有寄託况君臣之義道貫自然哀悲眷戀不敢違距且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既今恩重命輕遂感遇忘身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機宣通外內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驅馳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外內退不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憤縱肆兇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踰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朝廷寸斬之屠戮之不足以謝祖宗七廟之靈臣灰身滅族不足以塞四海之責臣負國家其罪莫大實天所不覆地所不載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不戮自古及今豈有不

忠不孝如臣之甚不能伏劔北關偷存視息雖生之日亦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臣欲自投草澤思誓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授之失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疏奏詔曰省告懇惻執以感歎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既不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其相易奪賊峻茲送書契所未有也是天地所不容人神所不宥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名正是不忍見無禮於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己總率征討事至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且舅遂上告方伯席卷來下舅躬貫甲冑賊峻梟懸大事既平天下開泰衍得反正社稷乂安宗廟有奉豈非舅二三方伯亡身陳力之勲邪方當策勲行賞豈復議既往之咎乎且天下大弊死者萬計而與桀寇對岸舅且當上奉先帝顧託之旨弘濟艱難使衍沖人永有憑賴則天下幸甚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茲出為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

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亮遂
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淝口以叛亮表求
親征於是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
胤匡術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
還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
竊怪矯然獨為君子亮曰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
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
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
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
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

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
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
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郝鑒不從乃止至
是亮又欲率眾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亮與鑒
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被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
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辭釋陶公自茲
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
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
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
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

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
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
乃欲愚其主共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
春秋既盛宣後子明辟不稽首歸政尚居師傅之尊
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時主主知君臣之道不可以
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
之友有位無人揆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
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遵養之也
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
之事含容隱忍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弊國危兵甲不
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懼而脩己如頃日之縱是
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
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茲不掃何以
見先帝於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筭
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其所宜墜又不許故
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
州授輔國將軍毛寶復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
俱戍邾城又以陶侃為南中郎將江巨相率部曲五
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
以武昌太守陳暉為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

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偽荊州刺史李闓巴郡太守
黃植送于京都亮嘗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為諸軍
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
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彊並佃並守脩進取之備襄陽
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
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北及數年戎士
習練棄屢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
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恥
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准
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轉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完

經略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却鑿議以資用未
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
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
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邾城陷沒憂慨
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為司徒楊州刺史錄尚書事又
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追贈太尉謚
曰文康喪至車駕親臨及葬又贈永昌公印綬亮弟
冰上疏曰臣謹詳先事亦曾聞臣亮對臣等之言懇
懇於斯事是以屢自陳請將迄十年豈恃臣好讓而
不肅恭顧曩時之翼近出字下加先帝神武筭略兼

特一作特
為是

四十一
五月廿三日

該是以後不踰時而凶穰滅計之以事則功歸聖
主推之於運則勝非人力至如亮等因聖略之弘得
效所職事將何論功將何賞及後傷蹶責踰先功是
以陛下優詔聽許亮實思自効以報天德何悟身潛
聖世微志長絕存亡哀恨痛貫心膂願陛下發明詔
遂先恩則臣亮死且不朽帝從之亮將葬何充會之
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
的顛啟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己之
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
之徒乘秋夜往其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
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
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三子
彬羲蘇

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怛之彬神色恬如
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
蘇峻之亂遇害

羲少有時譽初為吳興內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羲至
郡獻詩頗存諷諫因上表曰陛下以聖明之德方隆
唐虞之化而事役殷曠百姓凋殘以數州之資經贍
四海之務其為勞弊豈可具言昔漢文居隆盛之世

躬自儉約斷獄四百殆致刑厝實誼歎息猶有積薪
之言以古況今所以益其憂懼陛下明鑒天挺無幽
不燭弘濟之道豈待瞽言臣受恩奔世思盡絲髮受
任到東親臨所見敢緣弘政獻其丹愚伏願聽斷之
暇少垂察覽其詩文多不載義方見授用而卒子準
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爲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
歷陽卒官準子悅義熙中江州刺史準弟楷自有傳
蘇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襄陽蘇年十五
以書諫曰承進據襄陽耀威荆楚且田且戍漸臨河
洛使向化之萌懷德而附凶惡之徒畏威反善太平
之基便在於旦夕昔殷伐鬼方三年而剋樂生守齊
遂至歷載今皇朝雖隆無有殷之盛凶羯雖衰猶醜
類有徒而沔漢之木無萬仞之固方城雖峻無千尋
之險加以運漕供繼有沂流之艱征夫勤役有勞來
之歎若窮寇慮逼送死一決東西互出首尾俱進則
廩糧有抄截之患遠略乏率然之勢進退惟思不見
其可此明闇所共見賢愚所共聞況於臨事者乎願
廻師反旆詳擇全勝脩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
若凶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泛舟北濟方軌齊進水
陸騁邁亦不踰旬朔矣願詳思遠猷筭其可者翼甚

奇之升平中代孔嚴為丹楊尹表除重役六十餘事
太和初代王恪為中領軍卒於官子恒尚書僕射贈
光祿大夫

懌字叔預少以通簡為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柔辟
不就東海王冲為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懌為功曹
除暨陽令又為冲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
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
二州軍事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時兄
亮總統六州以懌寬厚容衆故授以遠任為東西勢
援尋進監秦州氏羌諸軍事懌遣牙門霍佐迎將士
妻子佐驅三百餘口亡入石季龍亮表上貶懌為建

威將軍朝議欲召還亮上疏曰懌御衆簡而有惠州
戶雖小賴其寬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且懌名號大
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
艾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口冀一安穩
無復怵惕從之後以所鎮險遠糧運不繼詔懌以將
軍率所領還屯半洲尋遷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進號
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鎮
蕪湖懌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
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夔牙先

聆其音憚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憚聞之曰此人宜
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王允
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
下小舅復欲爾邪憚聞遂飲鳩而卒時年五十贈侍
衛將軍謚曰簡子統嗣統字長仁少有令名司空太
尉辟皆不就詔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為建威將軍
寧夷護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
痛惜之子女之官至宣城内史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
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庾氏之寶司徒

辟不就徵秘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為

司徒右長史出補吳興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

冰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內史王舒以冰行奮

武將軍臨峻別率張健於吳中時健黨甚眾諸將莫

敢先進冰率眾擊健走之於是乘勝西進赴于京都

又遣司馬滕含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勲為多封新吳

縣侯固辭不受遷給事黃門侍郎又讓不拜司空都

鑒請為長史不就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內史徵為領

軍將軍又辭尋入為中書監楊州刺史都督揚豫兗

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

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
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
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
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
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
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
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
贊務釁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興休明夷戮久矣而
于時顛沛刑憲輒墜遂令臣等復得爲時陳力徇國
之臣因之而奮立功於大非之後建義於顛覆之餘

此是臣等所以復得視息於天壤王憲不復必明於
往誓也此之厚幸可謂弘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
司勲哉願陛下曲降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
所乞則愚臣之願於此畢矣許之成帝疾篤時有妄
爲中書符勅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
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
康帝即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威乃求外出會弟
翼當伐石季龍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
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
以爲翼援冰臨發上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而

疏一作琬

日一作日可從

兼下脫聽字
訟當作誦

志無殊操量不及遠頃皇家多難釁故頻仍朝望國
 器與時殲落遂令天眷下墜降及臣身俯仰伏事於
 今五年上不能光贊聖猷下不能緝熙政道而陛下
 遇之過分求之不已復策敗駕之駟以冀萬里之功
 非天眷之隆將何以至此是以敢竭狂瞽以獻血誠
 願陛下暫屏旒纒以弘聽納今彊寇未殄戎車未戢
 兵弱於郊人疲於內寇之侵逸未可量也黎庶之困
 未之安也羣才之用未之盡也而陛下崇高事與下
 隔視聽察覽必寄之羣下羣下宜忠不引不進百司
 宜勤不督不勸是以古之帝王勤於降納雖曰總萬
 機猶兼將相或借訟輿人或求謗芻蕘良有以也况
 今日之弊開闢之極而陛下歷數屬當其運否剝之
 難嬰之聖躬普天所以痛心於既往而傾首於將來
 者也實異否終而泰屬運在今誠願陛下弘天覆之
 量深地載之厚宅冲虛以為本勤訓督以為務廣引
 時彥詢于政道朝之得失必關聖聽人之情偽必達
 天聰然後覽其大當以總國綱躬儉節用堯舜豈遠
 大布之衣衛文何人是以古人有云非知之難行之
 難非行之難安之難也願陛下既思日側於勞謙納
 其起予之情則天下幸甚矣臣朝夕伏膺猶不能暢

臨疏徘徊不覺辭盡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
辭以疾篤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謚曰
忠成祠以太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
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
彪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命也如何死之日
斂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為衾又室無妾媵
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冰七子希襲友蘊倩邈柔
希字始彥初拜祕書郎累遷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
建安太守未拜復為長史兼右衛將軍遷侍中出為
輔國將軍兵國內史希既后之戚屬冰女又為海西
公妃故希兄弟並顯貴太和中希為北中郎將徐亮
二州刺史蘊為廣州刺史並假節友東陽太守倩太
宰長史邈會稽王參軍柔散騎常侍倩最有才器桓
溫深忌之初慕容厲圍梁父斷澗水太山太守諸葛
攸奔鄒山魯高平等數郡皆沒希坐免官頃之徵為
護軍將軍希怒固辭希初免時多盜北府軍資溫諷
有司刻之復以罪免遂客于晉陵之暨陽初郭璞筮
冰云子孫必有火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
山陽友為東陽家于暨陽及海西公廢桓溫陷倩及
柔以武陵王黨殺之希聞難便與弟邈及子攸之逃

于海陵陂澤中蘊於廣州飲鴆而死及友當伏誅友
子婦桓祕女也請温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沉希之
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温後知之遣兵捕希武沉
之子遵與希聚衆於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平
北司馬卞耽踰城奔曲阿吏士皆散走希放城內囚
徒數百人配以器械遵於外聚衆宣令云逆賊桓温
廢帝殺王稱海西公密旨除凶逆京都震擾內外戒
嚴屯備六門平北叅軍劉奭與高平太守郗逸之遊
軍督護郭龍等集衆距之卞耽又與曲阿人弘戎發
諸縣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
温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邈及子姪
五人斬于建康市遵及黨與並伏誅唯友及蘊諸子
獲全友子叔宣右衛將軍蘊子廓之東陽太守
條字幼序初辟太府宰累遷黃門郎豫章太守徵拜
祕書監賜爵鄉亭侯出為冠軍將軍臨川太守豫章
黃韜自稱孝神皇帝臨川人李高為相聚黨數百人
乘犢車衣皂袍攻鄞縣條討平之條於兄弟最凡劣
故祿位不至卒官贈左將軍

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又陳郡
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

三十一

東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温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始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除振威將軍鄱陽太守轉建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及邾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於石城得全翼之勳也賜爵都亭侯及亮

卒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其不稱翼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為己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將兵都尉錢頌陳事合旨翼拔為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

晉書卷之三

七

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陳東境國家所資
侵擾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
不可禁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為司馬及軍司
並不肯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浩父羨為長沙
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為之翼報曰殷君始往雖多
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兄弟故小令物情
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
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
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假借儻彊以為民蠹時有
浮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

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如半

年而為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共
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
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愾謬江東事去
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
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
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耶翼有風力
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康帝即位翼欲率眾北伐上
疏曰賊季龍年已六十蒼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
死遼東孰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

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憂良人不顧忿咎然。東
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後鎮安陸。入沔五百。濱
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愨。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
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掾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并勒
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以
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洛。竊
謂桓温可渡。成廣陵何如。可移據淮泗。楮圻路永進。
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
乖。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
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
許。故以安陸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
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
曰。臣近以胡寇有弊亡之勢。整率所統。致討山灶。並
分見衆。略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
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
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種穀草不充。並多羸瘠。難
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反二千。或容躓頓。輒
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
燥涸。運漕用功。實爲艱阻。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益
梁。與關隴咫尺。去洛河不盈千里。上沃田良。方城

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盪秦趙退可以
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淺短荷國重恩志存立效
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
高略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
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穡穀以伺二寇之釁而值
天高聽邈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
以來上參天人之微下採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
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截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
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
謝尚王愨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
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
僚佐陳旌甲親授孤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
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
不可議者或謂避衰唯兄冰意同桓温及譙王無忌
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爲習兵繼接朝議謂冰不
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
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振追擊於撓溝北
破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緩來荒遠務盡招納之
宜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
城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

城當作成

九

三

三

參軍司馬勳為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成西城康帝崩
兄冰卒以家國情事詔方之成在陽還鎮夏口悉取
冰所領兵自既以兄子統為尋陽太守詔使翼還督
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後欲移鎮樂鄉詔不許
繕脩軍器大田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撫西
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季桓於江陽翼如廁見一
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疾篤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
將軍荊州刺史司馬朱燾為南寧校尉以千人守巴
陵永和元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
其卒未幾都將干贇贇與義等作亂殺將軍曹據習長

史江彪司馬朱燾將軍袁真等共誅之爰之有翼風
尋為桓溫所廢溫既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
沔中軍事領義成太守代方之而方之爰之並遷徙
于豫章

險當作儼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耀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靡
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
媒勢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爰而知
惡深慎蒲葦之灾是以厚贈瓊瑰罕升津要塗山在
夏靡與高稷同驅妣氏居周不預燕齊等列聖人慮
遠殊有旨哉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筆敷華藻吻

一並非字
懾之之之一本也

縱濤波方駕搢紳足為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
遠圖才高識寡闕安國之長筭璿萼見誅物議稱其
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桃
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却鑿協從必且
戎車犯順則與夫呂產安傑亦何以異哉幸漏吞舟
免淪昭憲是庚宗之六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懾之
恣凶懷鳩加連率再世之後三陽僅存餘殃所及蓋
其宜也

贊曰元規矯迹寵階椒掖識闇釐道亂由乘隙下拜
長沙有慙忠益季堅清貞毓德馳名處泰逾約居權
戒盈稚恭慷慨亦擅雄聲

列傳第四十三

晉書七十三

三十

晉書七十三

二十

列傳第四十四

晉書七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桓彛

子雲
虔子振

雲弟豁
虔弟石香

豁子石虔
石民

石生

石綬

石康

豁弟祕

祕弟冲

冲子嗣

嗣子胤

嗣弟謙

謙弟脩

徐寧

桓彛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以之九世孫也父
顯官至郎中彛少孤貧雖筆執處之異如性通朗早
獲盛名有人倫識蓋拔才取士或於無聞或得之
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雅為周顛所重
顛嘗歎曰茂倫欽崎歷落固可笑也起家州主簿

赴齊王固義拜騎都尉元帝為安東將軍版行遂道
令尋辟丞相中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
朝廷于時王敦擅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與
縣縣宰東海徐寧字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
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彝覓一往吏部及
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
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
士因為叙之即遷吏部郎竟歷顯職明帝將伐王敦
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
丹楊尹温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
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真表
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小有君子其能國乎方
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撝挹內侍之任
並非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欲輒結老義遂相彝宣
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為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彝糾
合義眾欲赴朝廷其長史裨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
擾可奈何以須後舉遂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
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
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頭會朝廷遣
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為賊所破遂長驅逕進彝以

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彛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彛偽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彛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以進軍攻彛彛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彛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彛偽降更思後舉彛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晃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尚未平諸子並

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謚曰簡成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追贈興古太守初彛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壞之彛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冲溫別有傳

雲字雲子初為驃騎西充參軍尚書郎不拜襲爵萬寧男歷位建武將軍我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為江州刺史稱疾廬于墓次詔旨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蒞職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假節雲招集衆力志在匡兵多所在濫衆皆

嗟怨時溫執權有司不敢彈劾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謚曰貞子序嗣官至宣城內史

豁字朗子初辟司徒府祕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為

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黃門郎未拜時

謝萬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沒西藩騷動

溫命豁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

太守擊慕容屈塵破之進號右將軍溫既內鎮以豁

監荆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州刺史假節將

軍如故時梁州刺史司馬勲以梁益叛豁使其叅軍

桓胤討之而南陽督護趙弘趙憶守逐太守桓淡據

苑城以叛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偽南中

郎將趙盤於宛盤退走豁追至魯陽獲之送于京師

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事溫薨遷征西將軍進督交

廣并前五州軍事苻堅寇蜀豁遣江夏相竺瑗距之

廣漢太守趙長等戰死瑗引軍退頃之堅又寇涼州

弟冲遣輔國將軍朱序與豁子江州刺史石秀泝流

就路稟節度豁遣督護桓胤與序等游軍沔漢為涼

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郎王尋之詣豁

諮謀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河北軍事充

州刺史朱序為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襄陽以固

北鄙大元初遷在西六將軍開府豁上疏固讓曰臣
聞三台震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時
豈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君化暢玄風
於宗極故宜明揚又陋登庸賢雋以板築有冲天之
舉渭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世之元千載是以
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臣
實凡人量無遠致階藉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
皇風贊明其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蒞混一華戎尸素
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
廻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臣知所免竟不許

多符堅陷仇池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守督
護梁州五郡軍事成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
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成奔潰豁以威略不振所在
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
贈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敬贈錢五十萬布五百匹使
者持節監護喪事豁時與讐難不及冲而甚有器度但
遇疆寇故功業不建初豁聞符堅國中有謠云誰謂
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爲名以應之唯石
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綏石康知名
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趨捷倫父在荊州於獵

園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皆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冲為將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眾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真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剋其南城又擊符堅將王鑒于石柵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符堅又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絕哭金革弗避况在餘哀豈得辭事可授奮威將軍南平太守尋進冠軍將軍符堅荆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眾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激水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寇管城擒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濠樊城逐堅兗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還冲卒石虔以冠軍將軍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尋以母憂去職服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鎮馬頭石虔求停歷陽許之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閻震功進爵

作塘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元洪襄城太守洪第振
振字道金少果銳而無行玄為荊州以振為揚武將
軍淮南太守轉江夏相以允橫見黜及玄之敗也桓
謙匿於沮中振逃于垂容之涌中玄先令將軍王稚
徽戍巴陵稚徽遣人報振云桓欽已剋京邑馮稚等
復平尋陽劉毅諸軍並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
江陵振乃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
亦聚衆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宮振聞桓彝死大
怒將肆逆於帝謙苦霖霪乃止遂命羣臣辭以楚祚
不終百姓之心復歸于晉更奉進璽綬以琅琊王領

徐州刺史振為都督八州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帝侍
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既而欽曰公昔早不用我遂致
此敗若使公在我為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
歸乎遂肆意酒色暴虐無道多所殘害振營於江津
南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振將温楷于柞溪進屯
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衆與宗之大
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遇宗之
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給曰已前走矣
於是自後而退尋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振聞該
敗衆潰而走後與該子宏出自涪城復襲江陵荊州

去嘉靖二年

三十九十五

三十九十五

三十九十五

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荊州刺史建威將軍
劉懷肅率寧遠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振兵雖少
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
醉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斬之

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群書尤善老莊常獨
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爲簡文帝所重
豁爲荊州請爲鷹揚將軍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
叔父冲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太
守居尋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
射發則命中常從冲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

坐石秀未嘗屬口止彈咏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默
然不答安甚恠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
石秀曰此事非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
去職年四十三卒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後將軍後
改贈太常子稚玉嗣玄之篡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
稚玉爲臨沅王

石民弱冠知名衛將軍謝安引爲參軍叔父冲上疏
版督荆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城太
守戍夏口與石虔攻符堅荊州刺史梁城等於竟陵
明年又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符堅將慕容垂姜

成等於漳口復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冲薨詔以石
民監荊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
石民無以才望甚爲人情所仰初冲遣竟陵太守趙
統伐襄陽至是石民復遣兵助之尋而符堅敗於淮
肥石民遣南陽太守高茂衛山陵時堅雖破敗而慕
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晏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
慕容瓊降之始置湖陝二戍獲關中擔幢伎以充太
樂時符堅子丕僭號於河北謀襲洛陽石民遣將軍
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
操等傳首京都而丁零翟遼復侵逼山陵石民使河
南太守馮遵討之時乞活黃淮自稱并州刺史與齊
共攻長社衆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
太守王遵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左將
軍卒無子

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歷驃騎太傅長
史會稽世子元璜將伐桓玄石生馳書報玄玄甚德
之及玄用事以爲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官
石綏元顯時爲司徒左長史玄用事拜黃門郎左衛
將軍玄敗石綏走江西塗中聚衆攻歷陽後爲梁州
刺史傳歆之所殺

石康偏為玄所親愛玄為荆川以為振威將軍累遷
荆州刺史討夷反功封武陵王事具玄傳

祕字穆子少有才器不倫於俗初拜祕書郎兄温抑

而不用久之為輔國將軍宣城內史時梁州刺史司

馬勲叛入蜀祕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事假節

勲平還郡後為散騎常侍徙中領軍孝武帝初即位

妖賊盧竦入宮祕與左衛將軍殷康俱入擊之温入

朝窮考竦事收尚書陸始等罹罪者甚眾祕亦免官

居于宛陵每憤憤有不平之色温疾篤祕與温子

濟等謀共廢冲冲密知之不敢入頃温氣絕先遣力

士拘録熙濟而後臨喪祕於是廢棄遂居于墓所力

志田園好遊山水後起為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

曰祕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栖尚告誠

兼有疾歿省用增歎可順其所執祕素輕冲冲時貴

盛祕恥常侍位卑故不應朝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

辭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胸遇先冲卒長子蔚

官至散騎常侍游擊將軍玄篡以為醴陵王

冲字幼子温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温甚器之弱冠

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鎮壘護軍西陽

太守從温征伐有功遷督荆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

陽順陽蔡州之京兆湯之義城七郡軍事寧朔將軍義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溫破姚襄及虜周成進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寧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溫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徙于尋陽冲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冲遣將討獲之還所鎮初彝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温乃以冲為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為質幸為養買德郎買德郎冲小字也及冲為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須之進監江荆豫三州之六軍事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江州凡十三而温薨孝武帝詔冲為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楊豫二州刺史假節時詔賻温錢布漆蠟等物而不及大殮冲上疏陳温素懷每存清儉且私物足舉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冲猶固執不受初温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冲既蒞事上疏以為生殺之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冲既代温居任則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為羣情所歸冲懼逼寧康三年乃解揚州

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為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
 亦深止之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為恨忠言嘉謀
 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
 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軍鎮京
 口假節又詔冲及謝安並加侍中以甲杖五十人入
 殿時丹楊尹王蘊以后父之重昵于安安意欲出蘊
 為方伯乃復解冲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
 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遷鎮姑熟既而苻堅寇涼州
 冲遣宣城內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眾向壽陽淮
 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乘虛致討以救涼州乃表曰
 臣賊自并東胡醜類實繁而四出漢寡弱西涼無備斯
 誠暴與疾顛祇速其亡然而天未絕屢為國患臣聞
 勝於無形功立事表伐謀之道兵之上略况此賊陸
 梁終必越逸北狄陵縱常在秋冬今日月迅邁高風
 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衛重縷又淮泗通流長江如
 海荆楚偏遠密邇寇讎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實而過
 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略然猥荷重任
 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臣豁參
 同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順因致
 人利一舉乘風掃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秦

則先帝盛業永隆於聖世宣武遺志無恨於在昔如其
其懾憚皇威闕閫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
從旆遲速唯宜伏碩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詔荅
曰醜類違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傾喪每惟宇
內未一憤歎盈懷將軍經略深長思筭重復忠國之
誠形于義旨覽省未周以感以慨寇雖乘間竊利而
以無道臨之黷武竄兇虐用其衆滅亡之期勢何得
以然備豫不虞軍之善政輒詢于羣后敬從高筭想
與征西協叅令圖克加謀遠猷動靜以聞會張天錫陷
沒於是罷兵俄而詔卒遷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
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
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
嗣爲江州刺史冲將之鎮帝嘗於西堂賜錢五十萬
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
漂洲冲旣到江陵時苻堅嘗盛冲欲移阻江南乃上
疏曰自中興以來到州所鎮皆隨宜迴轉臣亡兄温以
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
遷勢無常定且其者說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
輕戍江北南平 尋陵縣界地名之西田土膏良可以
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流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

事冲率

西接三峽若狂狡送而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
 江路不去遠乘其疲聖機煎為易臣司存聞外輒
 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一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
 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荆州水旱飢荒又冲新
 移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頃年豐乃止堅
 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屯魯陽姚襄寇南鄉盡鍾
 寇魏興所在陷没冲遣江夏相劉顛南中郎將朱序
 擊之而顛畏懦不進序又為賊所擒冲深自咎責上
 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詣冲諮
 謀軍張玄之前將軍劉波及兒子振威將軍石民寇
 軍將軍石虔等伐苻堅拔取筑陽攻武當走堅兗州
 刺史張崇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石越寇新
 野冲既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沔
 衝要密邇彊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督荆江中
 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彊蠻西連荆
 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請以王薈補江州刺史
 詔從之時薈始遭兄邵喪將葬辭不欲出於是衛將
 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輔代之冲聞之而怒上疏以
 為輔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冲使石虔伐堅
 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于京都

正德十年

晉書卷四十四

十四

詔歸冲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使其將郝
 貴守襄陽冲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燒河北田
 稻拔六百餘戶而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魏興
 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
 走三郡皆平詔賜錢百萬袍表千端初冲之西鎮以
 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
 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
 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為己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
 序沒於賊冲深用愧惋既而苻堅盡國內侵冲深以
 根本為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
 不足以為損益而欲

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

云朝廷處分已定兵

車無闕西藩宜以為防時安已

遣兄子玄及桓伊等

諸軍冲謂不足以為廢興召佐

吏對之歎曰謝安乃

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

垂至方遊談不暇雖

道諸不經事少年眾又寡弱天

下事可知吾其左袵

失俄而間堅破大勲克舉又知

朱序因以得還冲本

疾病加以慙恥發病而卒時年

五十七歲贈太尉本

官如故謚曰宣穆賜錢五十萬

布五百匹冲性儉素

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

新衣冲大怒促令持

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

新何緣得故冲英而之合夷上自陽劉麟之為長
史麟之不屈親往禮之甚厚又辟魏長沙鄧
粲為別駕備禮盡恭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却鑿
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冲獨與謝安書
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可託不終以此為恨言不及
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
號哭盡哀後玄篡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七子嗣謙
脩崇弘羨怡

嗣字恭祖少有清譽與豁子石秀並為桓氏子姪之
冠冲既代豁西鎮詔以嗣督荆州之三郡豫州之四

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莅事簡約脩所住齋應
作板檐嗣命以茅代之飯付船官轉西陽襄城二郡
太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謚曰
靖子胤嗣

胤字茂遠少有清操雖世華貴甚以恬退見稱初
拜祕書丞累遷中書郎祕書監玄甚欽愛之遷中書
令玄篡位為吏部尚書隨玄西奔玄死歸降詔曰夫
善著則祚遠勲彰故重殊以宣益之忠蒙後晉國子
文之德世嗣獲存故尉冲守藩陝西忠誠王室諸
子染凶自貽罪戾念道勤所懷于懷其孫胤宜見

於宥以獎為善可特
啟仲文永嘉太守
覺伏誅

謙字敬祖詳正有
累遷輔國將軍吳

拜尚書驃騎大將

興初朝廷將代玄

於荆楚懼人情向

四州諸軍事西中

既用事以謙為尚

至生命從于新及東陽太守
等謀反陰欲立胤為玄嗣事

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

內史孫恩之亂謙出奔無錫徵

元顯引為諮議參軍轉司馬元

桓氏世在陝西謙父冲有遺惠

乃用謙為持節都督荆益寧梁

將荆州刺史假節以安荆楚玄

左僕射領中軍將軍謙

兄弟顯列玄甚倚杖之而內不能善也改封謙為寧

都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

尚書事玄篡位復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

及桓振作亂謙保護乘輿頗有功焉然而暗懷尤不

可以造事初勸振率軍下戰以守江陵振既輕謙用

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于姚興先是譙縱稱藩於姚

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興請謙共順流東

下興問謙謙曰臣聞著恩荆楚從弟玄雖未篡位皆

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駭動興

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為

麟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虛懷引士縱疑
之乃置謙於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曰姚主言
神矣後與縱引譙道福俱下謙於道占募百姓感冲
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脩字承祖尚簡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稍遷左
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嵩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向
句容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
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既旋車而
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崩駭脩進說曰
設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

用玄玄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並順命朝廷納
之以脩為龍驤將軍荊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
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為廣州脩未
及發而玄等盟於尋陽來誅牢之尚之并許仲堪無
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荊州刺史中丞江續奏
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為身計
疑誤朝筭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尋代三疑之為中
護軍頃之玄破仲堪佺期詔以脩為征虜將軍江州
刺史尋復為中護軍玄執政以脩都督六州右將軍
徐克二州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玄

墓以為撫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起斬之

徐寧

徐寧東海郟人也少知石為興縣令時廷尉桓彝稱
有人倫鑒識彝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浦
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縣署訪之云是
興縣彝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彝
大賞之結交而別至都謂庾亮曰吾為卿得一佳吏
部郎語在彝傳即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
史臣曰醜風潛煽醇源浸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信
於名教首陽高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

死原軫免曹慄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邈矣於前志沉
交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喑響或以變其音貞
柯罕能全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
周庚之清塵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
之為易揚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
其然乎至夫基構迭汗隆龍蛇俱山澤冲途巡於內
輔豁陵屬於上游虔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
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
温為亢極之資玄遂履霜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
檀臺之亂甯俞之忠無救弈碁之禍子文之不血食

悲夫

贊曰矯矯宣城貞心莫陵身隨露天名與雲興處豁
重世冲秀雙美國賴英臣家推才子振武謙文尋邑
為羣歸之篡亂曷足以云



列傳第四十四

晉書七十四



